
大家思想知識叢書

論 知 識 份 子

吳克峯 著

東方出版社印行

論知識份子在歷史發展和

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們中華民族已經完成了一個長期的殘酷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民族一切優秀的兒女曾在前方和後方進行英勇的工作，爲着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在八年以來的抗戰偉業中，我們民族的許多優秀兒女，爲着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事業，流了他們最後一點血，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同時，在八年以來的抗戰偉業中，我們民族的許多新生力量，不斷的在補充和加強我們抗戰的隊伍，繼承已犧牲了的烈士底崗位。

1

我們的抗戰是一個偉大的艱巨的工程，它曾吸引了全國工農及一切愛國民衆的參加，特別是那千百萬的優秀的幹部，他們懂的各種智識的、技術的、軍事的、政

治的以及爲抗戰所必需的一切智識，如果在這一偉大的艱巨的抗戰事業中，沒有吸收智識份子參加，沒有取得智識份子的幫助，要完成這一巨大的工程——最後的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抗戰不僅是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要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以及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以後，還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如果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不吸收智識份子來參加，沒有智識份子的幫助，要完成這一偉大的鬥爭——建立新中國亦是不可能的。

在八年以來的抗戰中，我們已看到智識份子在抗戰中的作用，他們積極地參加抗戰工作，或在前方直接參加軍隊作戰爲指揮員，爲政治工作人員，爲醫生、爲戰地文化服務工作人員、爲組織民衆的工作人員；或在大後方貢獻自己的技能，參加生產，發展生產，發明新的技術，爲工程師、技師、爲醫生、爲教師、爲文化工作者、爲藝術工作者；或在敵人後方組織游擊運動，組織民衆，堅持敵人的反日鬥爭。在抗戰中我們也看到不少的優秀的智識份子在前方在後方爲抗戰事業爲中華民族

解放事業而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和革命運動中，以及在以後建設新三民主義的中國的事業中知識份子都是佔着應有的地位和起着一定的作用。拿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和革命運動來說，在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中，有洪秀全、馮雲山、李秀成等，這是科舉時代士大夫階層中貧寒的智識份子。在戊戌政變中，有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這是多少受了歐洲思想影響的平民智識份子。在孫中山先生開始革命活動中，更取得歐美和日本許多留學生的贊助，這已經是中國近代智識份子的開始發展的時候，他們沾染了歐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獲得了科學的和民主的思想。在五四運動中有李大釗、魯迅、吳虞等，這些前進的革命的民主的知識份子，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和革命運動中都起了應有的作用和佔有一定的地位。

尤其在中國這個長期停滯和極端落後的社會內，知識被壟斷在極少數的封建地主貴族的手裏，極廣大的人民不但沒有取得知識的機會，就連識得幾個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中國過去和現在的社會中知識份子的數量非常之少，知識份子在社會中一般地來說常是被人尊敬的，我們只舉幾件事就可作為證明，譬如在中國大小城市中，都建立有「文廟」。又如在「老百姓」的家里，「天地君親師位」把先生也放在早晚祈禱之例。又如中國社會現在還是流行着的尊稱，常是稱某先生，先生之稱大概也是由讀書人的意義而來的。這種情形在一般人的觀念里就留下了兩種不正確的了解。

第一種錯誤的了解，就是把知識份子的作用估計得過高，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知識份子創造的；在中國現在還流行的就是把人民劃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士為四民之首。在孟子學說中更有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這種錯誤觀念發展的結果，就歪曲了歷史，把歷史當作是少數有思想的人創造的。這樣就把知識份子神化了，以為知識份子離開現存社會關係而存在的東西。

第二種錯誤的了解，就是沒有估計知識份子的作用，鄙視知識份子，一概否認

知識份子的作用，對知識份子採取仇視的態度，不分皂白地反對知識份子，把知識份子一概都當作壞人。雖然，產生這種錯誤的觀念也有客觀的原因，就是有不少的知識份子爲地主資產階級服務，壓迫工農羣衆，這種情形，自然地引起勞動羣衆對於知識份子的不信任。但是，無論如何，這種一概仇視知識份子否認知識份子的作用的觀點，與科學的觀點是毫無相同之處。對待知識份子的這種觀點，是一種野蠻的流氓的觀點，是一種有害的觀點。

這兩種觀點，都是促成我們對於知識份子的不正確的「能和不應有的態度」。爲着對於知識份子有正確的，科學的，歷史的觀點，我們必須揭破上面兩種不正確的觀點。尤其在抗戰已結束建國正在開始的目前，一方面我們看到了知識份子在抗戰中的貢獻，一方面建國正須吸收廣大知識份子的參加，現在，從科學的歷史的觀點上來說明知識份子的作用，必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在歷史舞台上活動的每一個社會的階級，經常是要提出自己的知識份子——掌握着的知識人材。任何一個國家過去和現在都非有自己的知識份子不可，至于工

農社會主義的國家則更非有自己的知識份子不可。」

對於知識份子的不正確了解，輕視知識份子排斥知識份子的錯誤觀點，這是由於不懂得知識份子在抗戰中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內知識份子與資本主義國家內知識份子的區別，不懂得不吸收知識份子參加抗戰就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不懂得不吸收知識份子參加革命，革命就不可能勝利。

尤其在八年來的抗戰過程中，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時刻在拚命地與我們爭奪知識份子，一方面收買知識份子中的敗類充當漢奸，另一方面則施行各種麻痺知識份子的方法，在淪陷區內，尤其在淪陷區的大城市內，如在北平、天津、上海、漢口、南京、青島、廣州、南昌等大城市內，施行文化侵略，企圖培養為日寇服務的知識份子。漢奸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屠福海、周作人之流以及一切偽組織傀儡政府也曾在幫助日寇進行收買知識份子麻痺知識份子的工作，培養為日寇服務的知識份子。因此為打破日寇漢奸的這種陰謀，吸收廣大的知識份子參加到抗戰中來，曾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

在抗戰中國然有大批的知識份子已經吸收參加到抗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了，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成績。但是，也不可諱言的，還有不少的知識份子專門技術人材沒有被吸收到抗戰中去，他們由於各種不同的情形和原因，直到今天始終沒有參加過抗戰工作，我們一方面努力把原有的知識份子都吸收到建國的工作中來，另一方面加緊培養造就為建國所需要的新的知識份子，這是放在我們前面的迫切的任務。

本文的目的原想從學術方面對於知識份子這個概念，這個歷史範疇，加以研究，這種研究，在我個人看來對於正確地認識知識份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社會發展和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在建設新三民主義的中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同樣對於解決今天對知識份子的關係問題也是非常必要的。

同時還得附帶聲明一點的，就是本文內關於認識知識份子的許多基本原則的觀點，大體上都是收集國內外進步作家關於討論知識份子的論文中的意見而來的。

一 知識份子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

如果我們要正確地了解知識份子，在歷史發展和革命運動中的作用，那末我們須要認識知識份子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它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是怎樣，它的構成份子是一些什麼人？就是說，首先必須對「知識份子」這個概念，這個歷史範疇，作一番正確的分析。

知識份子是一個什麼東西？那些人才叫做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之所以稱為知識份子，因為他是有知識的，他是智力勞動的人。在有階級的社會內，在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分離的社會內，就形成這樣一個知識份子的特殊社會階層。因此，我們可以說，知識份子是在有階級性的，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社會內，凡是從事於智力勞動的人們的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

正因為知識份子是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它是由凡從事於智力勞動的人們所構成的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因此知識份子不能形成為一個社會的階級，它只是由社會各階級出身的份子所組成的一個社會階層。

斯大林曾經關於這個問題說過下面的一段話：

「知識份子從來不是，而且也不會是一個階級，他們曾是，而且現在還是一種社會階層，他們由社會里各階級出身的份子所組成的。（憲法草案報告）」

伊里奇對於知識份子也曾經說到「誰也不敢否認知識份子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內一個特殊的階層……」（見伊里奇全集第六卷二一二頁）他說到：「知識份子其所以稱為知識份子，就是因為它是更加覺悟的，更加堅決的，更加確切地反映和表現在一切社會內各階級利益和各政治集團底發展。」（見伊里奇全集第五卷三五四頁）

我們知道有過貴族的知識份子，地主的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資本主義統治的社會內，知識份子的大多數是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所組成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只有極端例外的情形下才能培養自己底知識份子，因為對於他們取得智識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因他們自己或他們底子弟沒有機會去升學，他們為生活所壓迫，為家庭所牽累，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工具和機會去培養自己或自己底子弟成為知識份子。史太

林關於這一點曾經說過：

「在舊的時代，知識份子多半都是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一部份由農民出身，至于工人出身的，那是極少極少了。而在我們蘇維埃時代，知識份子主要地都是工農出身。但不管他們出身如何，他們畢竟是一種社會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憲法草案報告）

有一種錯誤的觀點，反科學的觀點，企圖證明知識份子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例如考茨基曾經斷言，說知識份子是代替資本家階級的「第三階級。」布哈林認為知識份子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與這種理論相類似的，又有美國工程師集團所宣傳的，說將來的新的社會是以知識份子的統治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以及十年前蘇聯國內的反革命的「實業黨」所獨選的建立工程師的政權的計劃。

在一般人們中還流行的一種不正確的觀念，認為知識份子是一個獨立階級，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認為歷史是少數有思想的人所創造的，認為知識份子是社會發展和革命運動底領導力量。這種觀點，首先是從非科學的反歷史的觀點出發的。

他們以爲少數有思想的人能夠自由自在地干涉社會發展的規律，他們以爲知識份子能夠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推動歷史前進。他們不懂得：「歷史正是人們創造的。但是，人們之創造歷史，並不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每一輩後代的人們，都要碰到某種在這一代人降生時就已經形成的條件。而偉大人物，只有在其能夠正確認識這些條件時，只有在其能夠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時，才有其價值」。（史太林與德國作家劉第維赫的談話）

他們對於知識份子的錯誤的「了解，是由于他們對於社會發展規律的不了解而來的。他們不懂得：「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因此，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進歷史前進。英雄，偉人如果要在社會生活上能夠起重大的作用，只有他們能夠了解社會發展的條件，了解如何改造這些條件。」

在實際上，知識份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不能成爲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史太林在與英國作家烏爾斯的談話中說到：

「……資本主義不是由生產的組織者，技術知識份子而消滅的，而是要由工人

階級來消滅的，因為知識份子這個階級不能起獨立的作用。」他們（知識份子）在最好的條件下也不過是能夠幫助這個奪取政權的新的階級，但是他們自己不能轉變世界。爲着轉變世界，要求一個偉大的階級，這個階級將代替資本家階級，將成爲全權的主人翁。這個階級就是工人階級。」

企圖把知識份子了解爲獨立的社會階級，這是與實際相矛盾的，非科學的，反歷史的，而且是有害的。這種有害的觀點，是從對社會發展規律不正確的了解出發的，是從過份估計知識份子底作用出發的。

同樣，在有階級的社會內，在勞力與勞心分離的社會內，企圖否認知識份子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也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地，知識份子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這是歷史發展底過程所造成的，這是客觀的事實。關於知識份子的問題，是關於個別的社會集團問題，是關於階級社會內個別的階層的問題：

我們曾經排斥過對於知識份子的錯誤了解，排斥過份估計知識份子的作用。但是我們的觀點與否認知識份子底作用的觀點，是完全不相容的，我們不但不否認知

識份子底作用，而且着重指出知識份子底作用。在社會發展和革命運動中，尤其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在科學社會主義底發展中，以及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知識份子佔有顯著的地位。史太林說過「我沒有過低估計知識份子底作用，相反地，我着重指出它底作用」（同上）

上面所說的，是把知識份子當作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來分析，雖然這個特殊社會階層底存在是合乎客觀的事實，但是由于這個階層內部的極端的不一樣性，由于內部各集團派別的差異，由于社會各階級間知識份子思想的分歧，最後由于知識份子所代表的「精神生產」，智力勞動底特殊性質，因此，知識份子這個階層內都是非常複雜的，我們還須對於知識份子各個部份來加以研究。

我們已經說過知識份子是由社會里各階級出身的份子所組成的，而主要地是由社會里的統治階級的代表所組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知識份子照他本身的成份來說，是分爲若干集團，彼此之間有極大的區別。

首先我們來說這樣一部分知識份子，就是受資本家僱用的智力勞動的工作人員

，即是在「精神生產」範圍內工作的知識份子。如技師、工程師、教師、藝術家、著作家、醫生、科學工作者、戲劇家、電影家、音樂家等，他們在資本家所辦的工廠、企業、學校、戲院、電影院、醫院、科學研究院等等內工作。卡爾曾經在「剩餘價值論」一書內，也說到「科學的和藝術的生產者」，他們為資本家工作，他們同樣也受資本家的剝削。照卡爾底說法，在物質生產方面所形成的資本主義關係，在所謂「轉化的」形式之下擴展到社會生活各方面去，尤其是擴展到知識份子所工作的「精神生產」的範圍內去。

卡爾在「剩餘價值論」一書內，指出「精神生產」要在下列兩種情形下才有可能：

第一種情形，就是「精神生產」的結果，能夠產生物質的商品，產生使用價值，即是能夠在市場上實現和交換的物品，如：書、畫、總之，藝術家所創造的一切藝術生產品，一切精神文化「食糧」。

第二種情形，就是「精神生產」的結果，能夠產生使用的行為，如藝術家戲劇

家底表演，教員底講課，醫生底診斷等等，就是生產行為與使用行為相適應。

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國家，有各種精神勞動的「工廠」，各報館、學校、醫院、科學院、戲院等等，這些工廠是屬於資本家企業主的，在這些「工廠」內有許許多多的「精神勞動」者，如新聞記者、編輯、教員、醫生、藝術家以及科學工作人員在那里工作。

在工廠企業內工作的工程師、技師、他們都是智力勞動者，有人以為工程師本人既不創造物質的價值，因此也就不創造剩餘生產品，而資本家也就不能從他身上抽取剩餘價值，卡爾駁斥這種觀點，認為是沒有根據的。卡爾指出從整個生產過程的觀點上來看，凡是參加在這一生產過程中的勞動，不但創造自己的工資，而且創造剩餘價值。他們底勞動包括已償付的勞動和未償付的剩餘勞動。

卡爾清楚地指出在資本主義企業內服務的工程師智力勞動者，也像體力勞動者一樣，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對象。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生產工具的壟斷，迫得一無所有的工人出賣勞動。同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迫得許多的科學工作人員為資本主義

服務，因近代的科學研究工作，須要巨大資本的設備，因這些東西都為資本家所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使科學研究家與科學研究的設備分離，迫得他們為資本家服務，受資本主義的剝削。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在第一種情形下，那一部分智力勞動者，他們「精神生產」的結果，智力勞動的結果，能產生物質的商品，如藝術家、彫刻家、著作家、作曲家，他們勞動的結果能產生彫像畫、書、曲譜等等，資本家或商人拿到這稱商品到市場上去交換，付給智力勞動者一部分工資，而其餘的部分就成為剩餘價值。在這裡很明顯地智力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對象，也像其他生產者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對象一樣。

我們再來看一看，在第二種情形下另一部分智力勞動者，他們底「精神生產」的結果，智力勞動的結果，不能產生物質的商品，如音樂家拉琴，如歌唱家唱歌，如醫生診斷，如教員講課都沒有把自己的勞動變為物質的生產品。照卡爾的話，他們的勞動是生產行為與消費行為相適合。如果以為這種勞動沒有產生商品，因為以